

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展现草原文化遗产魅力

——论内蒙古文化遗产的特色与优势

陈永志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嘎仙洞遗址



内蒙古赤峰祖州城内现存的钱石室



内蒙古赤峰辽墓壁画“牵马”



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彩绘木棺



内蒙古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



内蒙古通辽市辽陈国公主墓清理现场



内蒙古正蓝旗羊群庙遗址出土的石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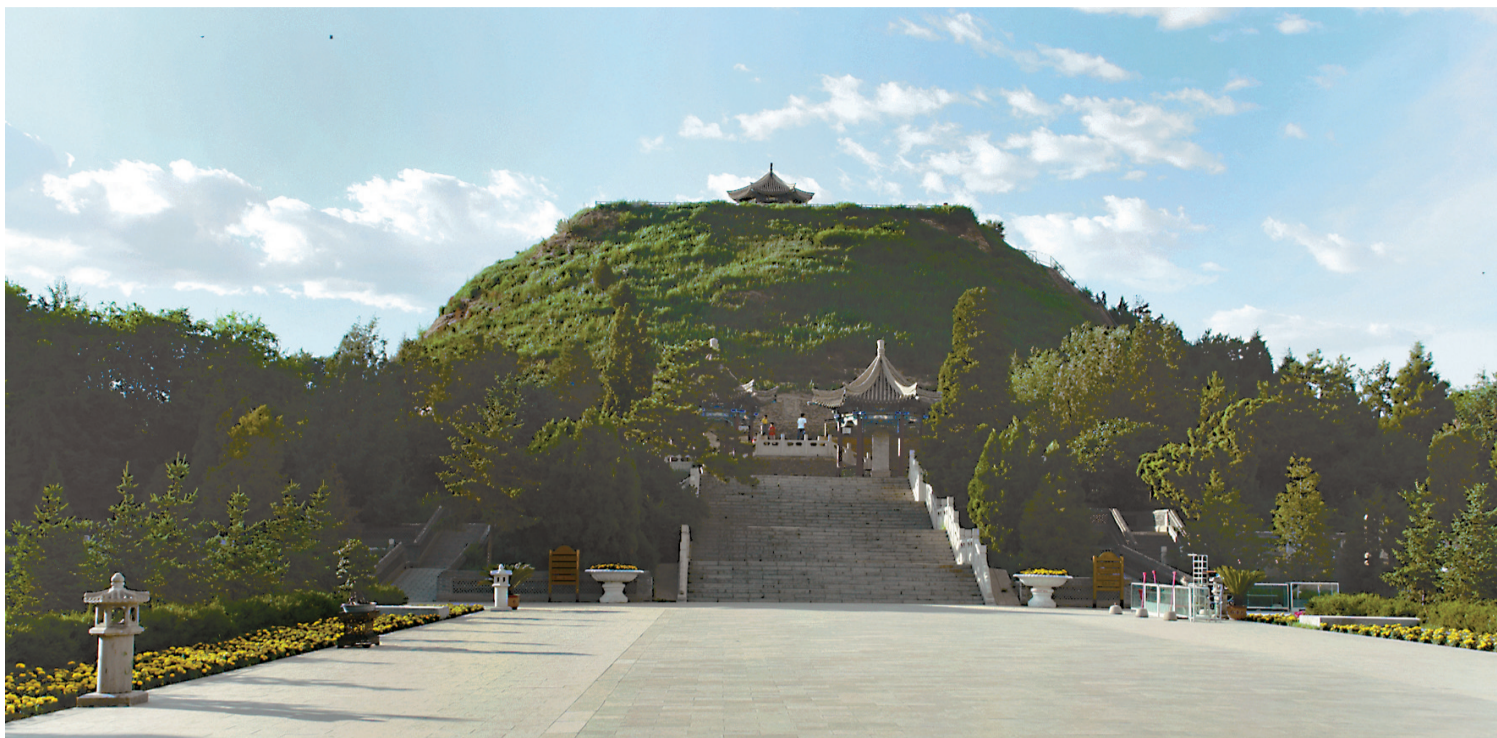
内蒙古包头燕家梁遗址出土元代青花大罐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瓷酒器套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窖藏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昭君墓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



内蒙古集宁市白家湾窖藏出土的匈奴金牌饰



内蒙古赤峰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像



内蒙古出土元代巴思八式铁牌、金牌



内蒙古阿拉善盟德化山岩画

古研究所 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金伯吐镇发现一处距今约5500年
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其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
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 etc 文物近千件。特别重要的是,
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半地穴式房屋顶部的木结构梁架结构痕迹。哈民遗址
的考古发掘由此被评为中科院2009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11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古代岩画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在锡林
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巴彥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等地,发现古代岩
画3万余幅,以阴山岩画、曼德拉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桌子山岩画最为
典型,时代横跨上万年。这些岩画以阴山山脉为中心,东西横亘几千
公里,堪称世界上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古代艺术画廊。长城是集系
统性、综合性、群组性于一身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是
当今世界上保存时间最长、辐射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线路。内
蒙古自治区境内分布有战国时期秦、赵、燕以及秦、西汉、北魏、隋、金、
西夏、明10个时代的长城。这些长城分布于全区12个盟市的76个旗
县,总计长度达约7570公里,单体建筑、关堡和相关遗迹总数达9600余
处。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资源总量,占全国长城资源总量的1/3,无论
是时代之多还是体量之大,在全国16个有长城分布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中,都是位居第一。

与考古发现相辅相成的一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目前全区共有
馆藏文物50万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90件,二级文物4050件,
三级文物6545件。这些文物时代特征鲜明,民族特色浓郁,是内蒙古自
治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玉龙,被誉
为“中华文明的曙光”。鄂尔多斯市霍洛洛出土的匈奴玉鹰形金冠饰,
虎牛纹金带饰等珍贵文物,是匈奴贵族单于王的重要文物。乌兰察布
市发现的“虎噬鹰”格里芬金牌饰、金项圈,象征着匈奴王权的尊
贵与威严。呼伦贝尔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等地发现的“叠叠纹”“三
鹿纹”金牌饰以及其他的金冠饰、金带饰等文物,都是鲜卑贵族使用的
代表性装饰品;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的双鱼龙纹银盘、鱼龙纹银壶、波斯
银壶,是唐代草原丝绸之路发现的一批重要文物。辽代陈国公主
墓出土的黄金面具、龙凤形玉配饰,那律羽之墓出土的褐釉鸡冠壶、双
耳穿带瓶,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彩绘木棺、鎏金宝石碗盖以及造型各异
的瓷器、金器、玉器及装饰奢华的马具等,是辽代文物的精品。元上都
遗址出土的白玉龙纹角柱与柱础,再现了元代皇家宫城建筑的华丽与辉
煌的气势;金马鞍是体现蒙古游牧文化与畏兀儿风情的绝品文物,具有游牧
民族“四时迁徙,被马为家”的文化特点,又是蒙古贵族“秘葬”风俗习惯
的真实反映;八思巴的圣旨令牌,是代表元朝皇权的典型文物,既是
传达皇帝圣旨与政令的信物,也是蒙元时期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特点与
国家驿站制度的综合体现。元代瓷器类文物有青花瓦、釉里红瓷器等,
其中以包头燕家梁出土的青花大罐、集宁路出土的青花形瓷瓶、釉里红
玉壶春瓶最为珍贵。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是内蒙古自治区珍贵的文
化资源,是草原文明的主要实物载体,也是草原文化重要的实物例证。

充分发掘草原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并取得累累硕果,重要
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有力地保障了自治区文化事
业的健康发展。文化遗产日益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因素
和引擎,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民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夯实了草原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内
蒙古地区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草原考古学文化内
涵。如通过对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洞石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
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场与其他的人类遗迹,相当于北京周口店
第一地点的文化面貌,将内蒙古地区人类的历史上推到50万年前,再
如红山文化遗址及典型文物碧玉龙文化的发现,堪称中华文明的曙光。红
山诸文化考古序列的确认,如同中原地区第一次从地层上明确划分了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文化序列的确认、划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历史
文化从发掘到发展的历史脉络勾勒得一清二楚,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的空
白,极大地完善了草原文化研究的序列与内涵。

其次,对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内
蒙古文化强区的时代需要。文化遗产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文化与文明
的物化遗存,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人们唯一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文
化实体,具有无可比拟的感染力与影响力,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因子。因此,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深
入的发掘研究,既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与认知,也是为建设文化强
区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所以,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
为强大的发展优势和行动力,在文化建设上实现新的跨越,这也是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区的迫切需要。

再次,对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是让文化遗产惠及民众的有效途
径,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需要。文化遗产是国家重要的文化
资源,承载的信息量丰富,知名度高,社会影响巨大,是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介质。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的所有
者,鉴赏者和传承人,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文化遗产保护
成果也必须惠及社会,融入社会,为民造福。

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格局的实物见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发展,这是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现实需要,也是保
护、弘扬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内蒙古通辽市辽陈国公主墓清理现场



内蒙古正蓝旗羊群庙遗址出土的石雕像



内蒙古包头燕家梁遗址出土元代青花大罐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瓷酒器套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窖藏



内蒙古包头燕家梁遗址